

龍川文集

冊四

龍川文集

卷一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數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數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啓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吁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噉噉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澤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澤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慚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旣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

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與仁澤人利物而不斲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枯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

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煥涵女繆繒謹以家穀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旣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煥涵女繆繒等謹以家穀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旣久惴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

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愆或有在謚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沉於貴賤百聖

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
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
後將有致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
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
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懟言炯炯此心
實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
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
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
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
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
以自明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旣

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

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石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刃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繁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翰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轆鱗奄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弭峻君獨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覺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醖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旣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下耳會應有付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

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賫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旣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末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蠲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謹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

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尙其懋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亶亶有制徐務收斂剗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尙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陞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